

回头望狼山

吴建国

登上狼山，已经不是王安石那个年代的景象。其实，这里不仅有狼山，还有军山、剑山、马鞍山和黄泥山，它们从东向西，依次耸立在长江边上，军山最东边，高度也只有108.5米，最出名的狼山居中间，高度是104.8米。剑山的高度有87.33米。马鞍山和黄泥山还要低矮一些，笼罩在树木的绿荫里。这五座山，是地壳运动的产物，距今天已经有3.5亿年至4亿年。可以想象，在更早的年代里，这五座山在一条直线上屹立在东海的波涛之中，而今天，作为南通的风景，连种植的每一棵树都是经过选择的。五座山下泥土已经联结在了一起，长江的岸线已经向南边的长江里推伸了几百米！这五座山，给了我们另外的观点和诠释。

站在狼山上眺望长江，想到的是一个关于流水中泥沙的物理概念：流水的侵蚀和流水的堆积。一般情况下，流水的侵蚀在上游，激流可以把大山劈开，让峭壁如刀削；而流水的堆积则在下游，让泥沙成沙洲成岛屿。这里，在狼山一排的五山脚下，是长江里唯一一处既有流水的侵蚀，又有流水堆积两种形态的江段！力量无比的侵蚀，被五山的阻挡而终止，而五山之间的流水就变得缓慢，正好符合流水堆积的原理，这个堆积完成之后，长江新的走向就确定了！也就是说，是狼山这里的五座山，指引了长江流的方向，让长江流水的侵蚀在这里结束，而新的流水堆积，正是让崇明岛停止了漂浮！从《狼山观海》至今一千年来，狼山以东120公里已经成陆，让崇明岛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岛，也就此逐步形成了今天新的长江入海口！

这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全部的力量，来自于包括南通狼山这里的五山。

今天，生活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长兴横沙三岛人，回头望狼山，它就是一本原始的相册，记录的是真实的影像。一千年时间不长，如果今天的专业人士有心，研究狼山以东海门市和启东市两个地域的岸线变化，就能计算出过去一千年里长江泥沙的下泄量，由此看得出长江上游水土流失的情况；而依照今天的长江流水里泥沙的含量，就能看到一百年后，一千年后长江的入海口位置。因此，就该研究长江流水堆积这门课程，研究由此生成的土地如何规划利用，研究此举将对上海和华东地区乃至太平洋两岸的气候影响等问题。而《狼山观海》，给我们提供了崇明岛和长江入海口演变的时间节点，读诗有美的收获，回头望狼山，就有了新的答案和新的价值。

这也是今天崇明长兴横沙三岛人的心声。

近来重读王安石的《狼山观海》。这首诗，让我品味再三：

万里昆仑谁凿破，无边波浪拍岸来。晓寒云雾连穷屿，春暖鱼龙化蛭雷。阆苑仙人何处觅？灵槎使者几时回？遨游半在江湖里，始觉今朝眼界开。

王安石出生在公元1021年，是江西抚州人，1042年北上考上进士及第后，先在扬州做官。扬州南通，都在长江北岸，相距三百里路。此时，南通建镇已经一百多年了，这里的狼山，被誉为江海第一山，也因为狼山顶上广教寺缭绕不绝的香烟而闻名遐迩。王安石作为年轻的诗人，在这个暮春初夏时节登临狼山，他的心情是完全可以被猜测的。《狼山观海》气势磅礴，完美地表达了一个内陆人第一次见到江海时的心情和感慨，展现了当年长江入海口的景象：

“遨游半在江湖里”，从一片江湖浅滩上登上狼山，西边滔滔的长江来水，犹如万里昆仑被凿破了一般，惊涛如雷浪拍岸；向东眺望，这里江面突然开阔，清风习习，水天一色，近处芦苇摇曳，鸥鸟翩翩，极目远眺，“晓寒云雾连穷屿”，这个穷屿可能就是崇明岛！狼山已是阆苑，今天的仙人就是诗人本身，而等待的灵槎使者就来自烟榻之中的崇明岛！

读罢《狼山观海》，我便去了狼山。今天的狼山已经改名，叫琅山，也叫紫琅山，但我依然叫它狼山。

小时候，闾叔叔常来我家打牙祭，他一来，满堂生风，笑语盈室，讲笑话“王小二过年”“广东上海话”，听得人人笑煞快。捧腹大笑到吃勿消了，还是缠牢他往下说：“老爷叔，再讲一只，好伐？我叫老爸请依吃老酒，要白兰地还是威士忌？”闾叔叔无奈地半带骂：“依价小弯，老贪心，叔叔你是说滑稽价，夏里搭有价多笑话？肚皮里向价物事全倒出来哉！”死缠烂打我本事，闾叔叔只好双手一摊叫屈：“我又勿是王无能，要听末，去向王无能！”年纪小，哪知王无能何许人也？后问《大成》社长苇窗胞兄老吉，方知是上海滩滑稽大王，滑稽帮帮主，也就时常说的一代宗师。及长，看资料，才晓得王无能的能耐，不妨一说。

王无能，小名阿魁，又叫小辫子阿魁，苏州人，糯搭搭，生于1892年，十三岁到上海，在笑舞台演文明戏，擅演小人物，因常穿马甲上台，又叫“马甲滑稽”。其时，文明戏最为观众所喜，每演，必卖个满堂红。文明戏开幕前，必先来道甜点心，串演滑稽，此为滑稽戏的滥觞。王无能为个中能手。王首言及的“王小二过年”即脱胎自王无能的剧目，王小二每年，穷得吓煞人。王无能手上绝活

我知道，即使在最残酷的战场，有时我们也能听到美的乐曲。眼前的这场突如其来其来的疫情，竟然也让我收获了一首浪漫而醉人的小夜曲……

在17年前的那场“非典”战役中，我接受了到前线采访的任务，每天不能回家，蜗居在西四胡同的一间房子里，过了两个来月。当时除了出去采访，也经常要到北京市政府大院去参加抗非指挥部的一些会议，我经常会被进门的温度测试仪挡住：你又37℃多了！如果走带测温的小门框，红灯就亮。一开始工作人员不让过，因为我属发热“危险分子”。后来算是熟人，他们知道我体温虽超标，却非病毒感染者。

用中医的话说，我这是有内热，其实是身体在某个方面有毛病的信号。我那时年轻，不当回事，且“非典”疫情时我们并没有太多恐惧意识，上面一声令下，我们这些有军人背景的人发胖，而且有些收不住的胖，体重直线上升到一百九十多斤……后来连续几年体检时医生总提醒我：“你的血糖已经很高了！”可我没有在意，依然不在乎，一直到真的拖成了“戴帽”的糖尿病患者。

这两年，我只能吃完饭就去跑步，靠消耗热量来降低血糖。其实也控制得不好——以前我是个最不爱动的人，但必须迈开双腿了，所以现在每天早晚尽量想法走一走。开始走三千步，后来加到五千，慢慢可以达到一万了。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全国上下一片“宅”，我的每日“降血糖行动”成为困难。原先可以去酒店的健身房，现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全部关闭了。煌煌上海，平时在外走动，你看到的不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小巷，或者人山人海的车站和商场……但现在，疫情中全民“宅”的时刻，你会感到身边的一切都变了，眼前大大小小的马路没有了人，连车子都是几分钟才出现一两辆。这种变化，很容易颠覆我们的思绪和情感……

酒店房间小，别说跑步，甚至连多走走都别扭。无奈，我只能到楼底下的一片小空地走走。但是，那里有不少野猫，估计是有有人投食才维持生存的，平时大概也让它们活得很自在。我刚开始在那片空地上活动，就有五六只猫从各个方向的花丛和小树林里蹿出来，向我狂叫一通，那意思

好像是说：“你是谁？”“谁敢到我的地盘来？”“带好吃的没有？”“没有带就赶紧走！”“要不下次一定带点吃的来……”

“你们、你们……”我被吓着了！堂堂七尺汉子，竟然被这群野猫吓着了！我无法再“走”了，它们贪婪的目光让我心惊。“你们等着！你们……”我给自己壮胆，然后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回了楼上的房间。

这算什么事儿？给一群野猫吓得屁滚尿流。

连续好几天，我再没到后面的小空地。大约正月初十左右，我想，这回野猫们该不会在了吧。再度来到小空地上，开始数着我的“一圈”“二圈”的设定步数——走一百步需要一圈半，我要争取恢复到一次走半个小时，三四千步数，这是降血糖的基本运动指标。

“嗷呜——”“嗷呜——”天哪，野猫又来了。只是，此次来的猫与叫声，完全变了，变得有气无力，变得那叫声让我心底酸酸的，因为那叫声很嘶哑，几乎像啼哭……

再细看，先看到的是一只黑白花色的小花猫，后来又发现一只比较大一点的黑猫，再后来又出来一只白猫……还有的跑到哪儿去了呢？前几天我看到五六只野猫呢！另外几只到哪里去了？我一边看，一边想着。想着想着，心就揪了起来——大概它们没能挺过来，饿死了，或者跑到另外的地方去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再仔细看了看身边这三只猫，又发觉它们应该是“一家”的，那奶牛一样黑白花色的是孩子，大黑猫是父亲，白猫是母亲。从来不怎么喜欢猫的我，对这个“发现”甚为兴奋：瞧它们这一家三口，“小奶牛”娇嗲嗲的，一边叫一边朝我靠近；老黑猫的姿势还有些凶，时刻准备着与我决斗；而白猫则躲得更远一些的地方观察着我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表情……它们的分工十分清楚和协调，完全是“一家人”的职能布局。这让我暗暗吃惊。

“疫”中小夜曲

何建明

“嗷呜——”“嗷呜——”这是“小奶牛”的叫声，我感觉是在向我示好、示亲，它的“肢体语言”已经充分清楚地表达了它的乞求。“我饿”“我饿”……那声音跟一个无助的婴儿的啼叫与哀求无异。

它，完全打动了了我，打动了了我内心最脆弱又在人类中容易产生那份真切感情和可怜之心……

“嗷呜——”“嗷呜——”它在不断地叫着，而且一边叫，一边向我靠近。我心越来越“紧”了，脚步也越来越快……就在以为把这可怜的小猫终于甩掉的一刻，我的脚上突然被绊了一下，下意识地又踢了出去。

“哇——嗷！”“哇——嗷！”一阵尖利的嚎叫吓得我全身冷汗顿涌。原来，那只小猫竟然在绕着我脚下跑，然后被我踢了一脚，滚了个个体……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不是的……”看着它躺在地上可怜的样子，我的眼泪快要出来了，连声向它道歉。

“嗷呜，嗷呜……”它在地上慢慢翻滚着身子，有些摇晃地站了起来，恢复了“我饿”“我饿”的乞求声，那大眼睛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怎么办呢？显然它是饿极了。我掐了手指一算：从上海启动“一级响应”（1月24日）至正月初十，已经十多天时间了，一个人十几天没能正经像样地吃一顿饭，能行吗？我呆的这家酒店早已人去楼空，只剩我等三五五个“宅留者”，其他的人也不可能路经酒店附近并且带着食物投在这块小空地上，这就是说，这群猫已经饿了相当长时间了！

呵，天灾人祸时，人类的叫苦喊悲震撼山河，可曾知你们身边还有无数弱小生命更加难过，它们或许早已死亡了千千万万……甚至灭绝于一旦。

一向对野猫并不同情甚至有些讨厌它们的我，此刻一阵特别强烈的怜悯之情涌至心头，像看到自己的孩子受到饥饿威胁一般。我弯下身子对“小奶牛”说：“我知道你饿了，知道……”

“咪嗷——”“咪嗷——”我的天哪！这小家伙此刻竟然对我撒起娇来，不停地凑过身体，在我双脚上蹭

来蹭去，那种亲昵劲儿让人心酥、心碎、心软……

“好好，知道了，知道了……”我像哄孩子似的对它说。我越这样说，那小家伙越用身子蹭我腿，蹭得我无可奈何，蹭得我泪水直涌……

“嗷呜——嗷呜！”突然，“小奶牛”冲我几声狂叫，那架势很有些像我欠了它什么似的：“知道了你还不给我弄点吃的？快去吧！去吧——去吧！”

“好！好好！你……你就在这里等着！等着我，我马上到楼上去拿吃的给你！不要动啊，别动——我马上来！”下一刻，我飞奔上酒店，把早餐时从自助餐厅里拿的两个鸡蛋——准备晚上吃的“口粮”抓在手里，又顺手抓起一根香肠，赶紧再往楼下跑。

跑到空地上，看到“三口之家”还在，赶紧蹲下身子，给“小奶牛”剥了鸡蛋，放在一块干净的砖上……结果发现它并不吃蛋白，于是又给它掏蛋黄。这回它拼命吃了，两个鸡蛋黄几乎是被它狼吞虎咽地吃进了肚子。

“慢点吃，慢点吃……”怕它吃噎住了，我轻声说道，可根本管不住。“嗷呜！”“嗷呜——”嗯，是你啊！专注着“小奶牛”吃相的我，突然听到一旁的大黑猫在叫。好吧，再给你爸吃点吧。我顺手把一根香肠一分分为二，一半给了“小奶牛”，一半扔给了大黑猫。哪知“小奶牛”蹿起，先抢过我给它的半截，又兴高采烈地嚼起它的那半截……

这家伙！我一想，可又觉得这孩子太可怜了——它实在是饿极了，连爹妈的面子都不顾。不过让我感动的是：当爹的还真有样，它不去跟孩子争，而是去舔那孩子刚吃完的一点点残羹。而那只远远看着的白猫则站在一旁，根本就不过来跟爷俩争抢——那一刻，就让我感到这是一个多么和睦的家庭，那只白猫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母亲啊。

天下为母者皆无私，皆有爱。我的泪水再度沾满了面庞……

第二天早餐时我对服务员说：“以后每天加四根香肠、八个鸡蛋，我要带走，到了一起结账。”戴口罩的服务员一笑，说：“何先生这几天的胃口大增呀！”我笑笑，没有说话。

从此，我那孤独的“宅”生活里有了了一份责任和一件必不可少的事情要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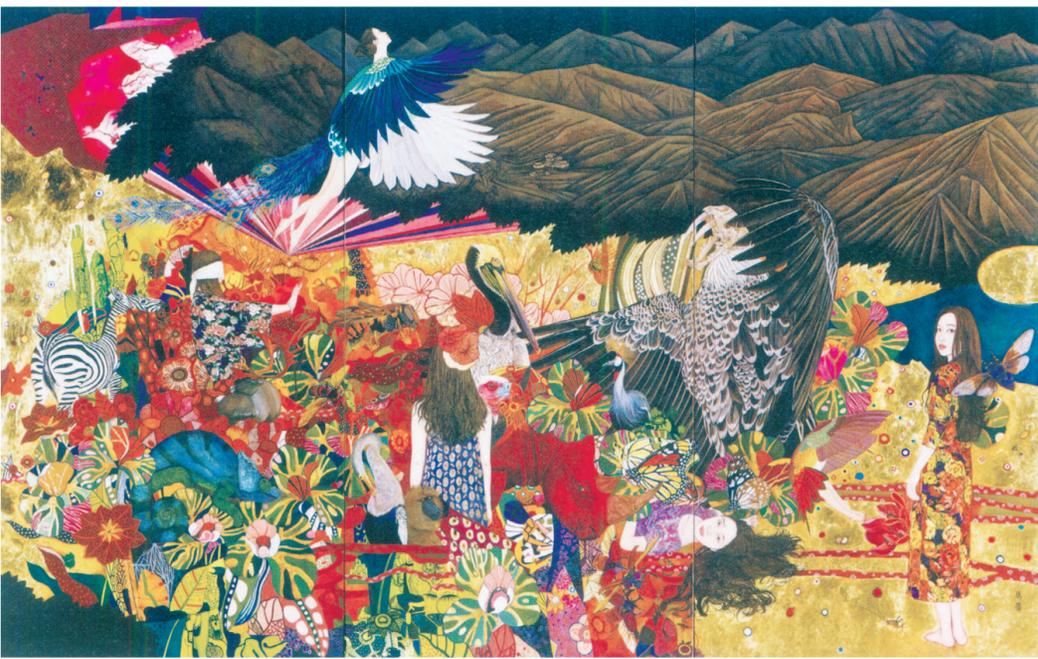
酒店后面的那片空地上的三只猫不再是恐怖的“嗷嗷”“嗷嗷”叫了，而是见到我就甜甜地轻声地叫着“咪哟——”“咪哟——”

那声音，在我听来，就是一曲“疫”中的浪漫小夜曲，它让我陶醉，让我在寒风中不再孤独。这也是我在“疫”中亲身体会到的最暖心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从另一角度打量、理解人和动物、和自然界的的关系——这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我的歌声穿过黑夜轻轻飘向你一切都是寂静安宁亲爱的快来这里看那月光多么皎洁树梢在耳语树梢在耳语没有人来打扰我们亲爱的别顾虑你可听见窗外传来夜莺的歌声她在用那甜蜜歌声诉说我的爱情她能懂得我的心情爱的苦衷用那银铃般的声音感动温柔的心歌声也会使你感动来吧亲爱的快快投入我的怀里带来幸福爱情……

不知何故，此刻，当我再仰望黄浦江边的那些闪着灯光的大楼和居民区时，那里仿佛一同在飘扬着舒伯特的这首《小夜曲》。那悠扬而动人心弦的乐曲，给这个“擷牢”的城市重新点燃了生机与爱的活力……

2020.3.4 于上海



滑稽大王王无能

沈西城

多，《贱骨头》《孟姜女过关》堪称极品。滑稽看似简单，实非易也，乃集各家之大成，先后受小热昏、隔壁戏、双簧、苏滩、相声等影响，滑稽一人扛，叫独角戏。千万别轻看，看人挑担吃力，去上行就晓得，必先具备说笑的才能，并及多种方言，方能成事。余生也晚，不曾听过无能，父亲却是捧场客。问王无能滑稽吗？父亲翘起大拇指：“天下间无拨人能够滑稽讲得王无能，单看一副鸡片鬼腔调，勿想笑也要笑出来。”定公（陈定山）在《春申旧闻》一书中夸王无能——“王无能利用时机，以笑舞台所编《蒋老五有唱春》，遂与陆啸柏合作，伸引其事，说、噱、逗、唱，洽南方说书与北方相声于一炉，而别立风格，听者风靡。初年，穷得吓煞人。王无能手上绝活

者，名为独角戏。其阴险，冷隽，言语之妙，讽刺之深，虽才具八斗之洋场名士，亦望尘叹息，自以为不及。”如今有人将江笑笑、刘春山跟王无能合称为三大家，并不妥当，江、刘为后起者，稍低半辈，岂能并列？我只听过唐笑飞说滑稽的录像，以气量出名，号称“精神滑稽”以别于“马甲滑稽”。唐受恩于黄金荣，在大世界演出，轰动上海，其中以《外国糖麻球》尤为绝活，从上海说到英伦，肚皮笑破。唐笑飞串演的是两人滑稽，有拍档曰俞祥明，一个逗眼，一个捧眼，各司其职，一谈一笑，配合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就是上海人所谓“无拨闲话讲哉”。唐笑飞的洋泾浜英文和以上海话，成为唐式英语，乃逗笑绝招。俞祥明逗逗唐笑飞：“你英文讲得来势，价末我考考依，我讲

上海话，你翻英文，好勿？”唐一口答应“即管问”。于是问“外套英文哪能讲？”唐答“overcoat”，俞跟着问“短打英文依会讲勿？”唐抓了一下头，答不上，俞哈哈笑：“讲英文夸啦啦，拨我考起勒。”唐眉头一皱，暗叫一声有了：“啥价闲话，easy easy, overcoat是外套，短打便叫overcoat—half。”俞怔住：“啥价虾夫勿懂哉？”唐笑：“哈哈，依价阿木霖，勿懂哉。英文一半叫half, overcoat一半，勿就是短打，笨胚！”俞不服又问：“上面哪能讲？”唐答得快：“upper stair。”“下头。”“low stair。”俞赞之“阿哥本事大”，拍拍手“请问中间，哪能说？”唐一时语塞，俞祥明见窘倒唐笑飞，开心煞，扮鬼脸，装模作样，汕笑之。情急生智，笑飞想到了：“中间英文是尴里尴尬，勿上勿落，贴当中。”

俞祥明还来不及反应，全场已是掌声如雷，手板拍得红。唐笑飞漫擅各种方言，上海话翻广东话，苏州话转扬州话，小儿科，甬讲略，还有一招杀手锏——讲东洋话，用上海话讲东洋话：“滑稽去滑（日语谐音‘我’），滑勿过去勿要滑。”你能不笑破肚皮？

转头讲王无能，为春柳剧社王无恐之弟，无恐后人顾无为之民鸣社，无能随之。1933年，上海滑稽独角戏研究会成立，定规矩：“凡词句失于雅驯，不合民众教育者，皆令修正。”经评判员之决定，分出最优五班：一、王无能，钱无量。二、刘春山，盛呆希。三、江笑笑，鲍乐东。四、陆希希，陆奇奇。五、赵嘻嘻，丁怪怪。公推王无能、刘春山为正副会长。会成，王无能作古，乃恩其像于中堂以资纪念，后更奉为滑稽祖师爷。王无能耽鸦片，吃尽押光，一生潦倒，身后萧条，连棺材也没有，同行募捐，匆匆下葬。何处理遗骨，沪上黄土下，一代滑稽大师逝矣！

对了，上世纪上海出了个老娘舅李九松，捧眼一流，不抢人戏，却是精彩百出，光芒万丈，演的电视小品系列《老娘舅》，够顶糗，风靡上海。近日，东方卫视特意编排悼念特辑，看了，果然名不虚传。

笔会

万物有灵

(综合材料)

代瑞雪



“文汇报”
微信二维码